

重说千古风流·野莽主持

诗鬼画神

重说风流才子唐伯虎



聂鑫森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神

重说千古风流

诗 鬼 画 神

(重说风流才子唐伯虎)

聂鑫森 著

野莽主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鬼画神：重说风流才子唐伯虎/聂鑫森著.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

(重说“古风流/野莽”主编)

ISBN 7-5071-0522-9

I. 诗… II. 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2665 号

诗鬼画神

重说风流才子唐伯虎

聂鑫森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100037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27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522-9/I·488

定价：15.00 元

总定价 (全 5 册)：75.00 元



聂鑫森：湖南作家。曾荣获庄重文文学奖。代表作有英文版小说集《鏢头杨三》。

这次说五个男人

野莽

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一辑五本出版之后，国内新闻媒体如《文艺报》、《文汇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妇女报》、《作家报》、《文摘报》、《作家文摘报》、《新书报》、《科学时报》、《中国消费者报》、《为您服务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全国各地的晚报等大约五十余家，先后都发表了评论文章。消息传到海外，台湾的文化商跑到大陆，洽谈要把它们改编成系列电视剧，国内的影视界则有号称大腕的导演想把其中的某部改成电影。北京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对这套书一本一本本地添加标题，连续地、系统地、隆重地进行了转载，甚至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在文后公布了出版社的联系电话，读者通过报刊找到了编者，又通过编者找到了作者，于是瞄准自己偏爱或感兴趣的人物，分

别而直接地、坦荡而雄辩地和作者们对上了话，大家心里也许是这么想的来着，既然千古可以重说，那么就允许你们重说，而不允许我们重说吗？

读者的意见提得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譬如在中国的风尘史上，名妓们都是在倚门卖笑的岁月里寻找着如意郎君，为什么赛金花却是为了寻找如意郎君而走上卖笑的生涯？潘金莲有那么热爱家乡吗？董小宛有那么热爱祖国吗？大清总兵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怎么和农民领袖李自成还有一手？尤其是那个母夜叉孙二娘，她不是中国古典名著中的一位女英雄吗？居然跟淫妇潘金莲扯到一起来了！亲爱的读者女士和先生们呀，听了你们的问题我们深受感动，在当今金潮滚滚，物欲横流的时代，你们却一如二十年前，还在看书和买书，看和买炒股与发财以外的毫无功利可言的书，还在思考着文学、历史和人性，我们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理由不把书写得更加严肃，更加真实，同时也更加精彩？至于问题本身，请看五书的后记，还有五位作家在北京与读者见面时的真诚谈笑。

只有一家报纸，道听途说了我们五位女主

人公的芳名之后，刊出了一篇文章，批评我们是在发起一场逐美运动，为什么只写女人，世上的男人哪里去了，固然文学和女人是铁打的姻缘，然而没有男人的女人我看她怎么风流？态度是严厉的，看法是尖锐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我们服了。于是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二辑，我们就坐下来重点论说男人，一个是天下最风流的男人，连皇妃娘娘都想和他做爱的唐伯虎；一个是天下最无情的男人，杀妻灭子贪求荣华的陈世美；一个是天下最好胜的男人，侠肝义胆却不容人以猫为号的白玉堂；一个是天下最卑鄙的男人，将一个决定从此跟他过一辈子的从良妓女换取他人银子的李甲；一个是——不敢说是天下——最尴尬的男人，头戴绿盔的男人是多么的尴尬呵，况且疑心给他戴上绿盔的是一个秃驴，而那顶绿盔下的男人不是别人，而是如雷贯耳的梁山好汉杨雄！当年的施耐庵先生把这件血案写错了，经过我们本书作者的纠正，病关索杨雄怒杀了他的美妻潘巧云后，又仰天长啸，悬梁自尽。拼命三郎石秀也因此而双目失明。梁山泊聚义厅的虎皮交椅上面其实只坐了一百单六将。

五个男人的故事和命运与过去的书载大不一样，详情容我按下不表，书中自有绝妙的交待。现在我要说的最后一段话是，本辑虽然重说的是五个男人，但在这五个男人的背后或者怀里，仍然有着五个甚至完全有可能数目更多的女人，譬如秦丹娥之于陈世美，沈九娘之于唐伯虎，杜十娘之于李甲，苗红儿之于白玉堂，潘巧云之于杨雄。这件事既然社会和大自然不可阻止，道学家阻而不止，那么小说家也就不阻止了。倘若因此仍要受到非议，重说千古风流丛书的第三辑就实在无路可走，接下去只好重说五个和尚。然而和尚也不保险，死于本丛书男主人公之一杨雄先生祖传宝刀下的，他的假想敌裴如海公，不就是一个和尚吗？

1999年8月20日于听风楼

引子

正德十四年七月，江西南昌宁王朱宸濠，在喧嚣的号炮声中，在攻占九江、南康之后，亲帅浩浩荡荡的兵马，出了江西，开始了他与正德皇帝争夺大明江山的造反生涯。在驰出南昌的那一刻，他志得意满，指着正北的方向，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但这一场战争，只持续了可怜的四十三天，宁王便成为了阶下囚，然后被砍下了那个圆硕的脑袋。在死前那一刻，他曾回首眺望邈远的赣江之畔的南昌，似见在熊熊烈火中渐渐化为灰烬的宁王府，仰天长叹：“我不听爱妃之言，方有今日之惨景，悔之晚矣。”

.....

几年后，彩萍只身到了南昌，寻到宁王府的旧址，正是秋风飒飒的时候。

这是一片令人触目惊心的废墟，高大的门楼、五彩的飞檐、轩敞的屋舍、森严的院墙

……都没有了，只有一堆一堆灰黑的瓦砾砖石，那上面染着斑斑点点的烟痕。在废墟上，已开始长起各种不知名的野草，蓬蓬勃勃，显示出一种大自然的生机。

她的女主人娄妃早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她在宁王府陪伴过、尔后又在苏州桃花庵厮守侍奉过的唐伯虎，也于数年前溘然而逝！

唐伯虎在娄妃死后的那一段日子里，病厄缠身，以不能亲临南昌凭悼为憾。他对彩萍说：“有朝一日，你去南昌，替我去那个荷塘边告慰王妃，说我感激她当年的殷勤护卫，才苟活了这么多年。”

彩萍终于来到了南昌，来到了宁王府的旧址。她在凉凉的秋气里，在这一片偌大的废墟上缓缓行走，她太熟悉这座宁王府了，何处是门，何处是楼，何处是厅，何处是室，何处是堂，何处是阁，何处是廊，何处是园……一一呈现于眼前和心中。她一如许多年前，在这些建筑物之间穿行，记忆成为一条无所不达的通道。

这个秋天的日子，没有太阳，云积得很厚，酝酿着很浓的雨意。彩萍感受到了一种凄清和

哀切的气氛，正一层一层地包裹着她，使她变得步履艰难。

她朝后花园走去。

她知道在宁王兵败之后，那些士子、郡王、仪宾，以及刘养正、刘吉那帮谋士、战将，在擒获后行将斩首的日子里，犹抱着蝼蚁贪生的可怜欲望。但娄妃决不会如此，她干干净净的身子只可能跃入后花园那个长着素洁的荷叶荷花的池塘，去与清水清风为侣。

她终于来到荷塘边，那个当年她和娄妃经常憩坐的竹亭，已经倒塌了，竹竿杂乱横陈，俨然一堆骨骸。她弯下腰来，用手抚触那把娄妃坐过的破朽的竹椅，仿佛那上面还有娄妃的体温。塘犹自在，水犹自洁，而荷叶荷花并不理睬宁王府的衰败，犹自长得密密匝匝，遮天盖地。无数的待开和怒放的红荷，齐刷刷挺立于荷盖之间，散发出清纯的香气。她久久地凝视着，然后跪下来，喃喃地说：“王妃，彩萍来看你了。”

风吹过，水波微动，从荷丛中游出一对美丽的鸳鸯。

彩萍听见娄妃的话语款款传来，极亲近又

极飘渺。

“彩萍，你嗅嗅，这风里飘来的荷花清香，何等高洁素雅……”

“你呀，你呀，难道你一辈子就在这王府？难道你不想找一个如意郎君？”

“彩萍，你看唐先生怎么样？”

“他无妻室，你无郎君，我来做了这个红媒，如何？”

“……你应该把唐先生救出去。……我更不能袖手旁观，要不，真是一个千古罪人了。”

……

彩萍惊呼起来：“王妃——王妃——”

随着喊声，彩萍看见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隆隆的炮声，火光冲天，血一般泼得到处都是，接着喊杀之声四起，惊心动魄。

宁王府被攻破了。

从王府的某一处，燃起了呼呼的烈火，火舌舔着那些华丽的楼台亭阁。彩萍听见噼噼叭叭的声音，如海潮般涌来涌去。

穿着素白衣衫的娄妃突然出现了。

她的眼里没有泪水，脸上也没有悲戚，从从容容，平平和和，朝荷塘走来。

彩萍大声喊道：“王妃，宁王府攻破了，你怎么还不逃命去？”

娄妃似无所闻，脚步轻轻盈盈，如行云流水，然后走到荷塘边。

她蹲下来，弯下腰，去看清水中映下的面容，如醉如痴。然后，又用手去撩拨水面，把那影子荡碎，再等那水面平复后影子归于完整。她咯咯地笑起来。

彩萍听见那笑声依旧清亮，依旧充满着少女的气息。

有一枝未开的红荷从娄妃身边挺然而出，荷尖上缀着晶莹的露珠，染着淡淡的红晕，如玛瑙雕琢而成。

娄妃合掌朝荷花拜了几拜，再小心地掐下来，放在鼻尖嗅着嗅着。然后像与一个什么人倾心交谈起来：

“你是来迎接我的么？我早已准备好了，对于那个素雅高洁之处，我心向往久矣。我没有什么可以记挂的了，唐伯虎先生已逃离虎口，彩萍也有了归宿——但愿这一对夫妇天长地久！这一片荷叶荷花，这一池清波洁水，我是从心底里喜欢的……”

彩萍小声地哭起来，说：“王妃，你放心吧。我侍奉唐先生，不敢有半点懈怠。如今他早离开桃花庵了，你们又可以见面了。唐先生一定会问你又画了什么佳作，一定会细细地为你评说优劣，他还会为你挥毫作画，为你吟诗作赋，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她看见娄妃手持那一枝荷花，站了起来，亭亭走走，绕荷塘一周，然后再走上一架长长的伸向塘中央的木跳板，一直走到跳板的顶端。她手一扬，将荷花抛入水中。奇怪的是那一枝荷花先平浮水面，接着便竖了起来，摇颤了几下，便凝然佇立，活生生地顾盼生姿。

娄妃如唱歌般地说了一声：“我来了——我来了——”

彩萍看见娄妃的身子跃了起来，在半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再扎入水中。水波轰然一响，溅起无数洁白的浪花。渐渐地，凹出一道口子水面合拢来，像两扇门轻轻闭合，水平如镜。

彩萍禁不住大喊起来：“王妃！王妃！王妃！”

她呜呜地痛哭起来，哭声撕人肝胆。

在模糊的泪眼中，她看见唐伯虎了，从很远很远的一个陌生的背景中走出来。

她说：“唐先生，你从哪里来的，我好久没见你了，你还好吗？”

唐伯虎只是点头，并不说话。他指了指身后灰色的极高大庄肃的城楼，以及那钉满了拳头大铜钉的厚重城门，似乎在说：我是从这座城里走出来的。又指了指不远处停着的一辆马车，便疾速地朝马车走去。

红缨长鞭在空中一声脆响，马车奔驰起来。彩萍看见唐伯虎把头从车里伸了出来，还朝她挥了挥手。

彩萍朝迎面而来的马车奔了过去。

前面是一片长着荷花的清清之水。

水很凉，但她的心却是滚烫的……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唐伯虎，从京城诏狱里释放出来，丧魂落魄，急急如漏网之鱼。当他走出北京城威武庄严的城门，回首一望，那已是弘治十二年的深冬。漫天皆白，花树凋零，山河空寂，旷野如坟场，他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与孤独。淡淡的夕光反射在愁冷惨洁的冰雪上，如同无穷无尽的挽幛丧联，他仰天长叹，然后大声说：“我此生再不会到这地方来了，我恨这地方！”

雪不知何时起又纷纷扬扬地下起来，雪声如怨如泣，怨声和泣声白白地染了他一身。

雇好的马车停在不远处，壮实的车夫凌空甩了一个响鞭，亮亮地喊了一声：“唐先生，该起程了，趁着天还未黑，赶一段路，找一个客栈吧！”

唐伯虎缓缓地转过身子，在那一刻，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他踏着深深的雪，一步一步

朝马车走去。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摆脱牢狱之灾了，虽然再不可为官，却侮辱性地让他去当浙江吏，他自然是力辞不就，能再让一根绳索套在脖子上，让朝廷的各级命官将他牵来牵去么？呸。能革去我的官，但不能革去我响彻天下的名声，我的诗文，我的字画，照样可以存之于天地之间。

红鬃烈马在雪花飘舞中，如一团熊熊的烈火。它忽然扬起前蹄，昂首长啸起来。

但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京会试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却如一场恶梦，死死地纠缠着他，使他痛苦不堪，也使他清醒无比。他把这种感受不时地写入他的诗中，成为后世史家研究他的最佳文本：

梦

二十余年别帝乡，
夜来忽梦下科场。
鸡虫得失心尤悸，
笔砚飘零业已荒。
自分已无三品料，